

久别 见云开

JIU BIE
JIAN
YUN KAI

时巫
著
SHI WU WORKS



我们骨子里一样骄傲自负，
谁都不肯放低身段。

我们已经分手了！

那是你一厢情愿，我没同意过。

她躲了
他六年



久别 见云开

JU BIE
JIAN
YUN KAI

著 | 时巫
SHI WU WORKS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久别见云开 / 时巫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. 11
ISBN 978-7-5139-1764-3

I. ①久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3239号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久别见云开

JIUBIE JIAN YUNKAI

出 版 人 许久文
出 品 大周互娱
著 者 时 巫
总 监 制 杨翔森 曾筱佳
编辑总监 调 调 小 狸
责任编辑 程 旭
特约编辑 林樨蓝 林 涛
封面设计 良 子
版式设计 黄贝贝
封面绘制 梅 羽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59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764-3
定 价 34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

目录
contents

楔子

XieZi

001

Chapter 1

重逢你的这天，你我已不再是少年

004

Chapter 2

我最好的年少，和一生中最亮的月光

027

Chapter 3

我睁眼等天光，仿若一场大梦过去

045

Chapter 4

如果苦苦哀求，是否可以从头来过

064

Chapter 5

也只有你，令我想要此生共白头

082

Chapter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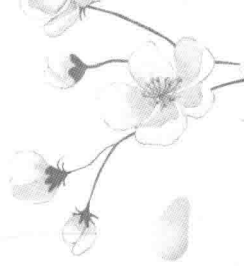
往后这一生，他再也不会在我身旁

102

Chapter 7

你深爱过的他，终究会爱上别的她

120



Chapter 8

我也想平淡生活，有枝可依

----- 136

Chapter 9

好久不见啊，往事

----- 153

Chapter 10

纵然你一无所有，纵然你四面楚歌

----- 166

Chapter 11

那日过后，你我天南海北

----- 177

Chapter 12

我在噩梦之中，从未曾醒来

----- 192

Chapter 13

可不可以从头来过，不记当年

----- 204

Chapter 14

时间让我们忘记深爱的人

----- 226

Chapter 15

我会永远挡在你身前，成为你的铠甲你的盾

----- 242

Chapter 16

云开过后，是否还有月明

----- 262

楔子

XieZi



听说人都是孤独的个体，即便你以为会共度一生的那一个人，也不能时时刻刻地陪在你身旁。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这个道理。

我的眼前是火。

全是火。

我蜷缩在洗浴间里，将所有的水龙头打开，把自己泡进装满水的木桶里，有黑烟不断从我塞了毛巾的门缝里漏进来。屋外是嘈杂的人声，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恶狠狠的，像聚集了天上地下所有的仇恨。

他们在怒吼：“岳茗！你出来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”

我躲进洗浴间之前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带，情急之下，我只拿了父亲的遗照和手机。黑白照片上的人才50岁出头，却已经是一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他的一生有的是跌宕与苦难，以至于无论何时，脸上连笑容都欠奉。

我将那张照片抱在怀里，颤抖着按亮手机屏幕，屏幕上的电量显示只剩下3%。

在最危急的时刻，我下意识地带走了两样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，我父亲仅剩的照片，和一部能联络到秦云开的手机。

“云开……云开……”

我颤抖着拨打他的号码，在危难关头，我想到的只有他。我下意

识地认为，只有他能救我，他会来救我。

虽然距离我们冷战，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。

我想告诉他我很害怕，我已经躲到了偏僻的乡下来了，那些人是怎样找到我的？他们拿着刀和棍棒，在屋外叫嚣，面目狰狞地撞我的房门，我躲在屋里不出来，他们却在商量之后，纵火烧屋。

我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都急需他来安抚，可是他挂掉了我的电话。

在刺耳的断线声中，电量已经剩下 2%。

报警或者再打给秦云开，我只能有一个选择。

火势越来越大，黑烟弥漫，我的毛巾已经挡不住四处飘散的浓烟。乡下风势大，只要不到 15 分钟，火就能烧进浴室来。

我在浴室的门发出噼啪声时，再次拨打了秦云开的电话。

我是这样锲而不舍，对方挂断，我便手速极快地按了重拨，一再反复，我得到的回应总是一串让人心绝望的忙音。

我的执念这样重，倘若我今天真的在劫难逃，我希望，我还能在最后听到他的声音，最不济，也要将我们之前所有的误会都解开。

“喂……”

电话终于被接起，我在一片污浊的空气中急切地喊他的名字：“云开！”

“对不起，秦先生说 he 不想听您的电话，请您不要再打电话过来。”

我听清了，电话那头不是秦云开的声音，是陌生的生硬的男声，冰冷又疏离，毫无感情。

门外狰狞的大火都不能让我像此刻这样慌乱：“你让他接电话，我有性命攸关的事情，我现在……”

耳边的声音突然被彻底切断，我甚至分不清，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我的手机终于彻底没电。

浴室的门被火爆开，火舌烧了进来，随时都能将我覆盖。

在电话被切断那一刻，我求生的欲望也随之消失。他这样恨我，连亲自接听我的电话都不屑。

我选择在临死一刻仍旧依赖你，我选错了吗，秦云开？

我苦笑着抱紧父亲的遗照，最后望了望狭窄的小窗外被浓烟遮蔽的天空一眼，闭上眼睛，慢慢地沉入水里。

世界在刹那间归于寂静。

我忽然想起秦云开的脸，想起他仿佛随时可能掉进眼睛里的额前的碎发，想起他在雪地里将我圈进怀里，告诉我：“以后日子这么长，我来陪你好了。”

那时甜蜜总无法掩饰，我扭过身抱着他的脖子故意刁难：“那你说，陪多久？”

他俯下身来，吻掉落在我鼻尖的雪，声音像是从久远的时光外传来，在意识崩溃的前一刻，我还能清晰地听见他坚决的声音。

所有的记忆纷沓而来，落入黑暗的旋涡里，被卷成了碎片。

他在说：“一辈子。”

可是秦云开，我已经无法确定，我们还有没有一辈子了。

Chapter 1

重逢你的这天，你我已不再是少年

2016年，我从意大利回国定居。

我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如同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如今回来依旧孑然一身，身边只有一个等腰高的行李箱。它陪了我许多年，轮子老化，拖起来很不平顺，咔嚓咔嚓地响，像我这些年走过的光阴。

我在从前的住处附近租了个单身小公寓，又靠发型设计的手艺在影视公司的化妆组里找了一份工作，每日早出晚归，虽然忙碌，但看似前景光明。

在生活刚刚稳定下来时，我接到秦舒助理的电话。

这些日子她们给我打过不少电话，我不接，手机就锲而不舍地响，大有和我不死不休的意思。

我沉默地在屋子里转了几圈，终究还是接起了电话。

电话那端的人十分激动：“啊啊啊！许小姐，您可算听电话了！您有没有收到我发您邮箱的结婚请柬？哎呀！我们秦总放下话了，我要是还找不到您，明天就不用去上班了……”

小助理喋喋不休地讲着，吵得我头疼的旧疾差点发作，我忍不住按了按太阳穴。

大约是我太久没作声，助理的声音带上了哭腔：“许小姐，秦总的婚礼您会来的对吗？您可一定要来啊！我们秦总说了，她结婚，一定要您来给她绾发的。”

想起秦舒故意颐指气使、装腔作势的模样，我难得有了笑意，连出了名难对付的秦舒都被人收了，这个世界果然变了。

秦舒是我旧时的挚友，我们臭味相投，旗鼓相当，大有相逢恨晚的架势。如果不是后来一系列的变故，我也不至于和她分别六年，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。

我知道她要结婚了，她亲自来发的无数邮件轰炸了我的邮箱，只是她的婚礼，那个我不能见的人必定也会到场，我不愿见他，自然是不能去的。

我尽量以波澜不惊的语调回复她的助理：“我手头的工作太多了，实在是去不了，代我跟秦舒说声抱歉。”

助理凄厉的哀号声通过电话传来，我怕自己心软，慌忙挂断了电话。

我以为这就算逃过一劫，我想秦舒那样忙，要摧残婚纱设计师的大脑，要凌辱婚礼策划的灵魂，她要一个完美的婚礼，处处得鸡蛋里挑骨头，大约也没有时间来纠缠我。

谁知没过几天，秦舒亲自打电话过来，一副兴师问罪的口吻：“岳茗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国了，你瞒着我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连我的婚礼都不打算来了？”

秦舒向来是得理不饶人的，何况现在她占了理，更是气势凌人，我顶不住狂风暴雨，差点就开口求饶。

秦舒了解我遇事便缩头的乌龟属性，隔了一大段的沉默之后，她才又开口：“你不敢来，不就是怕见到秦云开吗？”

空气有一瞬间的静止，此时正是阳春三月，窗外春光正好，我握着手机站在窗边，却被和煦的阳光刺痛了眼，眼睛瞬间疼得发红。

秦云开……

我有多久没有听见这个名字了？有六年了吧，然而即使隔了这

么久远的时光，这个名字依旧像利刃，轻而易举就能刺伤我。曾经，这个名字，是我的救命稻草。

秦舒暴躁的声音却犀利又残酷：“瞧你那点出息！你放心吧，公司里有个大项目要他主持，他到时要守在伦敦，肯定回不来的。”

我沉默着不回话，她就粗声粗气地威胁我：“你究竟来不来给我做头发？没你给我做头发，这婚我还不结了！你看着办！”

秦舒这天下至尊的脾气无人能敌，说一不二，她挂断了电话后，那一串忙音都让我忍不住冒冷汗。我辗转反侧了一夜。所谓宁拆一座庙，莫毁一桩婚，我何德何能让她秦大小姐为了我取消婚礼？若果真如此，她的未婚夫孔深恐怕会举着刀追我九条街。

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去了。

秦舒那个圈子的人，个个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婚礼极尽奢华，但求样样精致，光是她婚纱上那些不怎么起眼的碎钻，已经抵了我好几个月的薪水，更别提她那些珠光宝气的首饰和服装。

我和秦舒自六年前分别后未曾见面，但好在我这个朋友向来大而化之，觉得执手相看泪眼这种场景很婆婆妈妈。我捧着礼物来到她的面前，以为她至少要抱着我哭上几分钟，然而她只是扬着下巴，装出一副气势凌人的样子：“算你识相！快来给我缩发！”

我小时候便喜欢拿着头发编编绕绕，读书也不聪明，后来在国外的美容院里当美发学徒，有了这一技之长，靠它吃饭，也没把自己饿死。

我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才将这位“太皇太后”侍候得满意了。秦舒对着镜子来回地转，表情严肃地评价：“我太美了！”

圈子里的人都习惯了她自吹自捧，立刻就有人应和她：“可不嘛，今天你最美。”

我低着头收拾工具，准备早早找一个无人的角落待着，等婚礼结束就溜之大吉，免得被秦舒找到机会对我兴师问罪，她虽然不会对着我哭哭啼啼，但我这些年来的经历，终究有太多不能对她说。

我刚放下梳子，就听见有人唤了一声“秦舒”。

那声音响起的瞬间，我的手僵在了半空，竭尽全力亦无法握紧，那些曾经沧海的时光如巨浪般狂袭而来，几乎要将我所有的理智全部卷走。

那个声音非常轻，混在新娘房里那群女人的讨论声中几乎要被淹没，可是对我来说如雷贯耳，就好像许多年前，他在熙熙攘攘的广场上轻轻地唤了我一声，我便心有感应地回过头，一眼看见那个站在人群中对着我笑的人。他笑得那样好看，连日光都逊色，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午夜梦回，都忘不了那样一张脸，和那样一道时常在耳边响起的声音。

可是在我离开以后，伴随我的，除了和他的回忆，更多的是孤独与恐怖的幻觉。

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手心已经湿了一片。

我机械地回过头去，心里反复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又一次幻听。然而，那个秦舒用生命保证了几百次不会出现的人，此刻就站在门前，漫不经心的样子一如从前。

他倚着那扇复古雕刻的缅甸红花梨木门，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蓝暗纹西装衬得他像个旧时的贵公子，他唤的明明是秦舒，目光却落在我的身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
秦云开……

我愣在那儿，手脚都在瞬间麻木。原来，不是幻听。我曾经多么渴望听到这一道声音，在最绝望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可是从那以后，我宁愿永远都不再听见他的声音，看见他，甚至想起他。

我和秦云开，自分离之日算起，已经有六年三个月零五天未曾见面。

我设想过无数种重逢的场面，也考虑过如果不幸再见，要说什么话才足够得体大方，然而当他真的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却哑口无言，表现得像个懵懂的傻子。

他今天是伴郎，西装里的白衬衫却非要解开两颗扣子，这是他的习惯，穿衣从来不爱一丝不苟，不羁得让人咬牙切齿。

他没耽搁太久，还未等我回神，他已经大步走来，不由分说地握住了我的手：“秦舒，你的发型师借我用一下。”

三月的天气微凉，他手心的灼热却愣是将我烫出一身汗。我立刻慌了，这人还是和从前一样不按理出牌，久别重逢，难道不应该寒暄一下吗？谁知道他竟然连句“好久不见”都没说就要掳人。

我挣扎了一下，没来由地恐惧起来，失控地喊了一声：“秦舒！”

秦舒瞪着眼看向秦云开：“你那儿几根头发还要什么发型师？净捣乱！给我出去！”

秦云开挑了挑嘴角，不管不顾，直接拉着我就走。

“秦云开，你给我放手！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啊？回来！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”秦舒一副声势凌厉坚决赶人的样子，却一动不动，眼睁睁地看着秦云开将我拖了出去。

我明白过来，我是被亲闺蜜给坑了，什么远在伦敦公事缠身，都是鬼话。

秦云开出了新娘房便不再说话，浑身的低气压。我实在怕他，一路只敢小幅度地挣扎，力求将我的手腕从他手中解救出来。他却一副跟我死磕到底的样子，硬拖着我往前走。

新娘房进进出出的人很多，但秦云开拉着我走了一整条走廊，全世界也只当我们透明，目不斜视地和我们擦肩而过，连个出手干涉的人都没有。

是啊，秦家三少，自小就是这样飞扬跋扈、目中无人的性格，谁敢惹他？

我被他一路往楼上拖，顶楼整一层都属于秦云开，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，平日里很少有人上来。

一层一层往上走，慢慢隔绝了楼下的喧嚣热闹，再转过一层楼梯，我便看见了熟悉的格局，冷色调的北欧极简风，偌大的客厅只有一套沙发、一套组合音响。

这顶楼我来过，在我 18 岁的时候。

那时我和秦舒还只是同学，来找她的那日，正好遇上秦家里要招待客人，几个阿姨忙得晕头转向，只告诉我秦舒在楼上，便自顾自地去忙了。

我以为秦舒是住在顶楼，便一层一层往上爬，最后就看到了在沙发上睡觉的秦云开。

我还记得那沙发是乳白色的，他睡着的时候，周围陷下了一小块，温暖的颜色衬得少年如梦。

如今十年过去了，沙发不知换了多少套，眼前的人也不再是那时安静沉睡的少年了，倒像个予取予求的霸王。

我被秦云开按在沙发上的时候，鼻端漫过古龙水的木质香，思绪才缓缓飘回来，我的少年从前身上只有浅淡的沐浴露果香，他是从不用香水的。

我彻底从过往的回忆中醒过来，抬起头，就对上秦云开不满的眼神，他的声音有些不稳：“六年了！六年了啊岳茗，你终于舍得出现了？”

我不想和他聊这些，只能干巴巴地转移话题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秦舒说你在伦敦有急事，回不来的。”

秦云开很不配合：“如果她不这样说，你会来吗？你不敢回来见我，甚至连好友的婚礼都不愿意参加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可怕？”

他始终不知道我远走六年的理由，也不知道我曾经多么希望他来救助我。他不懂我的苦楚，却还这样理直气壮地兴师问罪，终于激起我的怒意：“秦云开，我今天来，是给你姐姐绾发的！”

他看见我生气，倒先冷静下来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：“她那里十几个发型师排着队，用不着你。”

我抿着嘴不说话，他心血来潮似的掐了我一把，扬起一边的嘴角，调笑道：“这样才像岳茗，有血有肉，而不是看见我就呆成了木头。”

我被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忍了又忍，才将心里骂人的话压下去，无可奈何，只能瞪着他，他也不躲不避。六年的时光将他从前的娃娃脸磨得棱角分明，眼神里除了从前的蛮横无度，还多了一种上位者特有

的震慑力。我虽然远在重洋，也知道他父亲过世后，是他接手了家族企业，如今他整日与国外的企业家打交道，强强交手，每个眼神都是弹药，我这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，早就在他的注视下败下阵来，溃不成军。

我扭开头，不去接触他的目光，只盯着天花板上那套水晶灯发呆。

他的声音里有些报复的意味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很有钱？”

我不以为意地抿了抿嘴：“你从刚出生就很有钱。”

秦云开嗤笑一声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房间安静得只能听见彼此呼吸的声音，窗外是三月明媚的阳光，温暖得让人惊心动魄。

他居高临下地端详我，我从前已经习惯这样和他僵持，我们的性格一样倔强，谁也不轻易服输，等着没耐性的那一个率先丢盔弃甲。

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忽然吻我。

浅浅的柔软触感落在眼角，吓得我瞬间绷紧了身体，往后缩了缩。

这细微的抗拒不知怎么就惹恼了他，他忽然加重气压制我，没轻没重地吻了下来。

我和他阔别六年，这个吻生疏又熟悉，他的手捧着我的脸，手指在我发鬓间纠缠，腕间的 MOSER 贴在耳边，传来嘀嗒的声音，在我耳中成了巨响，震得我一阵耳鸣，头昏脑涨。

我使劲将他推开，却怎么也推不动他，他发了狂一般，我越挣扎他越用力，他死死地捏住我的脸颊，让我无处可逃，似乎要将我拆骨入腹才肯罢休。

等他占尽了便宜，才缓缓抽离，却仍拥着我不放。他放软了声音，带着求和的意味：“岳茗，我好想你。”

我放弃了挣扎，任他抱着，再开口时声音竟然沙哑难辨：“秦云开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这样合适吗？”

他没有动：“那是你一厢情愿，我没有同意过。”

——这个人从来不讲道理，法律规定分居一年即可离婚，我和他分开了整整六年，连藕断丝连都不曾有过，早就一别两宽。

我沉默着，终究还是开了口：“秦舒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们准备过了年就结婚的。”

那紧紧抱着我的双臂此刻终于慢慢地松开，他放开了我，声音却是坚决的：“你在撒谎！”

我太了解他，此刻和他多说无益，趁着他松懈，我翻身坐起来，推开他飞快地往楼梯口跑，他没有追上来。在楼梯转角处，我顿了一下，忍不住回头看他。

他就立在窗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见我回头，他紧锁的眉头忽然松开，眼神却还带着冷意，一字一句像是宣誓：“岳茗，我再也不会让你跑掉了。”

我被他看得无所遁形，再也不敢停留，飞快地奔下楼。他慢悠悠地跟在我身后，看我这样慌乱似乎觉得很有趣，兴之所至，还吹了一声口哨。

楼下新郎已经来了，被一群姐妹堵在大门外，正在大呼小叫地找伴郎这个内应。

新郎孔深曾是我的同门师兄，一脸严肃的模样一如当年，站在人群中不骄不躁，任着兄弟们闹，看见我飞奔下楼，又看了看我的身后，竟笑着朝我点了点头，一副“不出我所料”的样子。

是的，秦舒将我叫来，孔深自然也是知情的。

他回头对跟在他身后的兄弟们说：“喂，我们家伴郎不就在那儿吗？被美女绊住了。我看我们新娘子今天玩的是一出反间计。”

所有人朝我望过来，这群人大半是秦云开圈子里的人，知道我和秦云开那段过往的不在少数，见我忽然出现，有不少人都很惊讶，但他们到底都是人情，很快掩饰了讶异。如今看见秦云开跟在我后头出现，他们都没完没了地起哄，嚷嚷着要破镜重圆。

秦云开笑着“啧”了一声：“怎么？这是逼着我弃暗投明？还要不要我帮你们开门了？”

孔深在雕花铁门外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有岳茗在的地方就是明，我

们这些兄弟如衣服，就成暗了。”

又有人起哄起来，有几个爱玩爱闹的姐妹嬉笑着将我往秦云开身旁推，我不动，她们故意用力，把我推了个趔趄，跌跌撞撞地往一旁跌过去。

不远处那人早有预备，一只手伸过来稳住我，准确无误地将我捞过去，半抱在怀里，又迎来一阵震天响的起哄声。

秦云开素来不耐烦的脾气今日却难得没有发作，冰冷的神色外裹了一层圆滑，只是玩笑着打断他们：“行了，别误了接新娘的时辰，到时候新婚之夜要睡沙发的可不是我。”

秦三少这话就算是警告了，众人这才掉转了枪头，去和守门的姐妹团讨价还价，吵着要上楼接新娘。我趁机挣脱秦云开，可怜巴巴地缩到一旁。他也没有勉强，冷眼看着我像躲瘟疫一样离他极远。

新郎和兄弟团的红包给了许多个，又被折腾着玩了半天游戏，这才来到了新娘房接新娘。其中一概整人的游戏秦云开都置身事外，仿佛他的任务就只是看着我，无论我往哪里躲，他的视线都如影随形地跟随而来。

我暗叹今天实在是来错了，简直是自己找罪受，只能眼观鼻鼻观心，努力地当秦云开不存在。

新娘床前，新郎已经单膝下跪，孔深捧着秦舒的手，向来骄傲的秦舒耳根都微微发红，娇羞的样子藏都藏不住，看向孔深时眼睛都发着光。

孔深的誓言简洁有力：“能娶到你，今生无憾了。”

向来骄傲自矜的秦舒眼睛一红，头一转，却看向躲在人群中的我，就是那一眼，让我恍然间记起学校草地上那棵大树。

那是十九岁的年纪，我和秦舒在旧金山留学的夏日，我们常常在树下乘凉，盯着不远处的网球场。

孔深爱打网球，秦舒不喜欢像其他小姑娘一样在场边送水递毛巾，明明想他想得要命，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他。